

嚴復孫女嚴倚雲二三事

(本文插圖刊第106頁)

● 徐 櫻

終身遺憾短了二寸

人享高年，福壽同歸，固屬可喜，然而也有可悲的一面！至親老友，日漸凋零，在生時想追述童年往事，能提供資訊知者不多，過世後要談談往事，那就更非易事了。

倚雲和我締交在六十年前。她的功業成就、道德文章，自有她的門人同事們來紀念表揚，我所要紀念她的則是她幼年的生活以及青年的奮鬥和老年的幸福時光，這些軼聞史事，知者可能就沒有多少人了。

倚雲的先祖嚴復字幾道老先生是舉世聞名的大文豪、大譯文家及大政治家，學貫中西，文通今古，是清末民初的風雲人物！先父徐樹錚將軍也是詩文的高手，政途又出身安福系，對於閩籍的高人才子們傾心交往，互請教益，更何况又是同朝為官呢？

我們兩家同住北京的東城。我家在北池子，她家在大阮府胡同，近在咫尺，我們同學以後，有事時常請她到我家來玩。

倚雲自幼聰敏伶俐，堅強自傲，外柔內剛，

毅力驚人。她是天生來的乖孩子，自幼對人就能容讓、寬恕。她三歲時被一個佣人的女孩子從樓梯上推了一交，倒栽下去，受傷臥病經年，病愈後，她的腰部縮下去二寸！她生得五官端正，面目秀美，可惜這點兒殘疾，真是美中不足！也就因為這點兒殘疾，激勵她更要強、更努力，對人對事也更能容忍、謙讓！只知她幼年時曾患骨節炎傷腰，比人都矮小了三寸，曾沒聽到她抱怨過誰，後來才聽她說是被小丫頭推跌摔傷的，造成終身的遺憾！

有一晚她穿了鞋袜上牀睡覺，輾轉反側，不能入睡，母親一看，原來一隻脚被工人提開水時不慎燙傷，以致鞋袜都脫不去了，母親忙用剪刀剪開，她竟不哭不鬧，也不告發工人，令人不可想像。後來她提到此事時，不由得長吁短嘆！

與主無緣未作修女

我們兩人背景略同，都出身於舊式家庭。女孩子們在家裏不會大被寵愛，讀書必需進個保守古板的學校。北京聖心學校是個天主教的女學堂，校長，教職員以及校工都是道行高深苦修的外

國修女，校規甚嚴。此校的外文科目在當時是頗負盛名的，主科是英文、法文。我主修英文，選修法文。有人則主修法文，選修英文。倚雲天資高，又能苦讀，她那時是主修英、法兩科，是多見的，而且成績優越，並有餘力攻鋼琴、油畫。這兩門功課，我和她都同師同堂上課，所以我們兩人見面的機會就比別人多，交情也比別人親密。可是在學校裏，我們兩人並不親密。為什麼呢？因在上課前後，大半的人都衝上操場，打球，跑步，或者三三兩兩談論電影，討論服裝等等。這些事，她都無興趣，她只在操場監督學生的修女們談學問。不管是英國，法國，義，俄等國的修女們，她都能聊上一陣子。修女不通中文，開口就是練習，這是修外語的好條件，所以在課堂裏外都比別人多學了許多。

倚雲那時，篤信宗教，幾乎作了修女。她的一位姑母，因未婚夫早死，看破紅塵，帶了大批的妝奩作了修女。倚雲則因年幼，又沒有太多的奉獻，沒被剃度，也可說是和天主無緣吧！

賺足美鈔回饋祖父

倚雲從小就喜歡讀書，知敬業樂羣的道理，人又乖巧，又能容讓，又兼那點兒殘疾，祖父對她格外的憐愛，過世時特別留給她一筆教育費用。聖心是個貴族學校，學費，學琴，學畫等等，每月三十銀元，在五六十年前，是個不小的數目。她真不負祖父之望，一介書生，全憑自己在國外受了高深的教育，賺了數十萬美元，捐作「嚴氏獎學金」以紀念祖父。看她微笑擁抱着祖父大人照片的遺容，如老人家神靈有知，當在天安慰！烏鴉反哺，她回饋老人家的可不止數十倍啊！

我先離校結婚了。住大甜水井胡同，距嚴家只是一牆之隔，有更多機會過往。她一見我家這位從美國回來的語言學博士李方桂教授，真是話題甚多，滔滔不絕，一見如故。因她這時也離開聖心學校，入了北京大學攻教育了。

戰時昆明幾度邂逅

由于時局的變化，我隨方桂輾轉國內國外，和很多的至親好友失去聯絡。一九三九年我們又隨中央研究院到了昆明。那時西南聯大；即北大，清華，南開三所權威大學聯合辦校，也於這時遷到昆明。方桂不教課，但被聘為顧問。

有一天在拓東路上，看見遠遠的一人，似曾相識，走近一看，原來是嚴倚雲！彼此驚喜萬分，真是「萬里他鄉遇故知」。握着手，細數滄桑。原來倚雲也從家中，帶了很少的錢，一路備嘗艱辛，問關萬里，也來到了後方，投身聯大半讀半教。她笑著說：「呵！這下子可好，你變成我的師母輩了！」我說：「不敢當！方桂又不教書

，不過是顧問而已，他和你又不同行，永無發生師徒關係的可能。」她說：「那可不一定，我現在雖攻教育，說不定將來也許有一天，我會攻語言學，到那時我一定謁誠奉訪，登門拜師。」我說：「那可好，要真有那麼一天，我恭候台駕！」

剪去蓬髮可以抬頭

以後為避日軍轟炸，我們住鄉下，聯大的師生在城裏整天跑警報，第二次彼此又失去聯絡。一九五〇年，方桂到密西根大學教暑期班，在歡迎酒會上，在擁擠的會場中，有一個小中國人，頂着一頭的重髮，舉着個高腳的酒杯幌悠悠得在人羣裏高談闊論，慢慢蹭過去一看，原來又是嚴倚雲！我又是番驚喜！但倚雲可是有備而來，傾談之下，她說：「知今夏李方桂教授來此講學，我特來上課。」我說：「你不是已經是康乃爾大學的語言學博士了嗎？功成名就，還來上什麼課？」她說：「不然！不然！第一，學無止境。第二李先生是特聘的名教授。第三，咱們是老朋友，焉能不來捧場？」散會後，她說：「你到我處坐坐。」我說：「謝了！謝了！改天再來吧。現在太熱了。我要回家休息去。」她說：「不行，你得來，我有事求你。」一到她家，什麼話也沒說，遞給我一把大剪刀，把我吓了一跳！她說：「我快熱死了！我的頭髮又長又多，蓬在頭上，我受不了。又不知道髮廊在何處，你快給我修理修理！」我說：「好吧！你不怕我給你剪壞！」「怕什麼？我的頭髮長得飛快，即或剪壞，三天以後，又長出來了。」半個鐘頭以後，我給她修

剪得又薄又短。她說：「這可好了！我可以抬起頭來了！」我說：「行了，你明天去參加選美吧！」

以後兩三年夏天，方桂都到各大學教暑期，倚雲都來上課。這樣，我們都有兩三個月的歡聚。

在美相值拜師學藝

一九六〇年度，方桂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主持遠東研究所的中國語文系時，正缺乏人手之際，倚雲在南加州大學執教，因患皮膚病，需要離開炎熱地區，順理成章，倚雲就應了華大之聘，來西雅圖教書，一直到她退休。

二三十年來，倚雲都受到學生、同事、朋友的愛戴。方桂受益更深，因他是他最得力的左右手。家裏的事，我也請益甚多。我教烹飪時，時常和她商量菜譜，修改作法，幫印講義等等。有一次她抱着病，還給我改稿、打字十分熱誠！記得幾次她來我家，我們兩人坐在屋前石階上，一說半天。方桂嘆：「你們兩人有什麼話，怕人聽見，不進屋裏來說？倚雲總說不敢進屋，一進來，喝茶，吸煙，吃點心就走不動了，那是實在的情形。」

倚雲初來西城就住我家，正巧我的東四十七街房子要換房客，倚雲一眼就看上了，她立刻就租了下來，次年她索性就買了，一直住到她過世。

我先前很奇怪，她只夫妻二人，為什麼要那麼大房子，原來她和高博士叔智兄都是美食家，

既精於烹調，又好交朋友。她兩人設計圍坐十八個人的大圓桌，學校的主任，同事，同學，高，殿二家的親戚朋友，經常高朋滿座。四間臥室，書房也常惠客滿。朋友一住下，誰也不想走了，主人如此熱誠，親切，在美國能找到幾家？我們每年回西城總要被他倆招待幾次，第一要回舊居看看，第二我們除去同學，同事，同行以外，還有一層賓主的情誼啊！

返老還童吵吵鬧鬧

這是十二年前的故事了。在八十年代歲暮之際，我們回西城探女。三五清華同學，發起聚餐。方桂和我應邀參加，本來是在梁慶義同學家包饺子，誰知一組織，並聽說有五十年前的老學長李方桂參加，參加的人越來越踴躍，又改在劉倬騰同學寬敞的府上舉行。

下午四五時之間，負責包饺子的高手、好手，紛紛到達。方桂也走進廚房幫忙，進來一看，會包饺子的人多，會擀皮兒的人少，餃子皮供不應求，進度緩慢。他向我呼救了：「別儘坐在外邊說廢話，快來擀皮兒，否則今晚的餃子要到明早吃了！」我說：「來也！你們看我的。」一手握擀麵杖，一手轉面糊兒，連拉帶扯，三四下子就擀出一張底兒厚，邊兒薄又圓溜，又漂亮的餃子皮兒來。同學們都說：「領教您的精彩表演！」話音剛落，殿倚雲進門了，她說：「誰擀那麼慢？你們看我的，只要兩下子，就是一張皮兒。」我說：「聽她胡說，你們看她兩下子如何擀法。」兩邊的話都有烟火氣，以後又因一點兒什麼小

事我們兩人又小有爭執。她說：「那真該打。」我說：「這些同學都比咱們小一大截子，誰來打你？只有我來了！」話沒說完，她已舉起手來，我當然也不示弱，立即揮拳。那些同學們，立現驚異的神色！心裏難免要說，這兩位六七十歲的老太太，怎麼回事兒？大概是兩個老半瘋子！我立刻向她們解釋：「你們別害怕，我們兩人是老同學，交情在五十年以上。見了面，沒有什麼正經話說，不是吵，就是打，而且李先生在華大教書時，他們也是老搭檔，兩家如同一家人。」大家聽了，恍然大悟，不免哈哈大笑！這種返老還童的愉悅，除了老同學之間，何處可尋？現在又能有幾人呢？馳筆至此，不禁淚下！

一頓豐盛的晚餐，狼吞虎嚥，如風捲殘雲。這才開始寒暄，某人修何科目，某人作何行業，旅居的年月，家庭的狀況等等。最後當然要提李先生的學高德重，嚴教授的多才多藝，如何熱心公益，如何提携後進等等。這都不是客氣話。誠然！

侄兒承歡老懷彌甘

倚雲從幼年到老年她都勤奮為學。勇於任事，樂於助人。她在國內國外所獲得的各種榮譽，豈是偶然的？她單鎗匹馬，獨闖天下，直到四十多歲，由胡適之先生介紹認識高叔智先生。兩人一見鍾情，結為連理。叔智兄也是福建建族，南加州大學物理博士。他也是一位熱情人。授課之餘，崑喜為朋友服務。

我們也是一見如故。他比我們小幾歲，遇事

編輯部不退稿啓事

本誌以名人傳紀、真實傳奇、軼聞趣談、工商珍聞、現代史話、懷舊憶往、醫學新話、中外古今等作品為主。作家們在撰稿之前，請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來稿以伍千字為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來稿若未採用，恕不奉覆，亦不退稿（務請自留影印底稿）。

他總給我們幫忙。尤其是方桂的晚年，每來西城，每有宴會或出遊，都是叔智兄當司機。扶持週到，至為可感！

還有胡敦復先生兩老夫婦，在世時多年以來，夏日出遊，冬日掃雪，購物，就醫都是叔智兄完全照顧。

她們兩位都是那麼樣的好人，熱情人，可是抬槓，爭執那家夫妻都不免。倚雲多半遜讓。但是叔智比她身體好，家事比她會作，經營房產，處理庭園，她都無後顧之憂，全心全意獻身教育。

到了暮年，叔智又接來侄兒一家，扶持照料，承歡膝下，老境彌甘，身後之事又為她料理得如心如意。倚雲！你是有福之人也！請安息吧！倚雲寫有「借來的生命五十年」的一篇情文並茂的回憶錄，特送中外雜誌與本文一併刊出，以饜讀者。